# 廣東新語/卷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天語 ◄

廣東新語
卷二 地語

► 山語

地

地至廣南而盡，盡者，盡之於海也。然瓊在海中三千餘里，號稱大洲，又曰南溟奇甸。他若廣之大奚，為急水、佛堂一門之障，周迴有三十嶼，廣二百里。其西南之老萬山又過之。潮之南澳，中分為四，與肇慶之海陵，皆廣三百餘里。廉之龍門島，高之　　洲，雷之澴洲、蛇洋洲，皆廣百里，開闢之可以為一縣，皆廣南之餘地在海中者也，則地亦不盡於海矣。地不盡於海，凡海中之山，若大若小，其根蒂或與地連，或否，是皆地矣。雖天氣自北而南，於此而終，然地氣自南而北，於此而始。始於南，復始於極南，愈窮而愈發育，故其人才之美有不生，生則必為天下之文明。蓋其位在離，離中虛，故廣南之地多虛，極南之地在海中尤虛。虛而生明，故其人足文而多智，學得聖人之精華，辭有聖人之典則，以天忝乎海濱鄒魯。蓋自秦、漢以前為蠻裔，自唐、宋以後為神州，雖一撮之多，非洲非島，在煙水渺瀰蛟鼉出沒之間，亦往往有衣冠禮樂存焉。地之盡於海者，與諸夏而俱窮，其不盡於海者，不與諸夏而俱窮。南而又南，吾不知其所底矣。

南交

南交者，粵也，陶唐之南裔也，故舉南交而可以槩粵矣。然史稱周武王巡狩，陳詩南海。又《詩》曰：「于疆于理，至于南海。」則舉南海又可以槩粵矣。漢稱粵為交州，蓋本於唐，秦分粵地為南海郡，蓋本於周。然揚雄《交州箴》，有曰：「南海之宇，聖武是恢。」又曰：「交州荒裔，水與天際。」則舉交州而南海在其中矣，舉交州亦可以槩粵

矣。其稱曰交趾，交州之趾也。粵趾於中原，而交趾趾於粵也。交趾自高陽時已砥屬，而堯名為南交，故論地名以南交為古，論事以宅南交為古。

## 越裳

越裳，在象林界外，越之裳也。越諸上郡為衣，而諸下郡為裳也。南極入地，至南海而益下，故稱交州為天下之趾，而象林界外為越之裳也。諺曰：「裙田裙沙」，言乎為邊之幅也，裳之說也。又古言疆域皆曰服，越為荒服。漢文帝賜尉佗書曰：「服、領以南，王自治之。」《史記》：「領南沙北。」劉安云：「其入中國，必下領水。」《漢書》嶺亦作領。領者，衣領也。五嶺之於荒服，猶衣之領，故曰嶺。其邊海之地，則曰裳也。越故剪髮文身，非中華冠帶之室。漢高帝嘗遺尉佗蒲桃宮錦，而文帝賜上、中、下褚衣，其欲以衣裳襲彼鱗介也。春秋重衣裳之會，蓋以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天下而皆有其衣裳，而天下治矣。衣裳取諸乾坤，無衣裳，斯無乾坤矣。越西有甌駱，其眾半羸，南面稱王。越裳之地而有衣裳，是猶知夫禮義，非同裸國之民也。古者衣與裳相連，猶乾與坤不相離也。越裳而欲通于中國，蓋欲以其裳連乎中國之衣也。

## 越

《元命苞》云：牽牛流為揚分為越國，故越號揚越，謂揚州之末土，揚之越也。《爾雅》曰：「越，揚也。」註謂發揚也，又其性輕揚也。李巡曰：「江南其氣燥勁，厥性輕揚。」《太康地紀》云：「以揚州漸太陽位，天氣奮揚，履正含文，故取名焉。」越又曰蠻揚，《風俗通》云：蠻，慢也，其人性慢，故又曰蠻越也。其曰百越者，以周顯王時，楚子熊商大敗越，越散處江南海上，各為君長也。曰勾越者，《淮南子》云：吳人語不正，言吳而加以勾也。勾，　　俗之發聲也。顏師古云：吳與越音聲多同，太伯自號曰勾吳，故越亦曰勾越也。大均按：春秋書於越，於亦勾也。勾踐名踐，勾亦語發聲也。曰大越者，勾踐自稱其國也。曰於越者，始夏少康時。曰揚越者，始周武王時。曰荊越者，以在蠻荊之南，與長沙接壤，又當周惠王時歸附於楚也。若蠻揚則始於湯也。曰南越者，吳王夫差滅越築南越宮，故佗因其舊名，稱番禺為南越也。佗自稱南越武王，已而又稱武帝。生而自謚為武，此蠻　　大長之陋，蓋始於秦政也。當是時，梅鋗與無諸搖，皆起兵從楚滅秦，又從漢滅楚，有大功勞，不愧為勾踐之子孫。顧佗倔強一隅，乘機僭竊，甘與冒頓分南勁北強以苦漢，斯誠勾踐子孫之所深惡痛疾者也。蓋勾踐之霸，少康之餘烈也。鋗與無諸搖之勳，勾踐之餘烈也。佗非其種族，故宜其棄冠帶，反天性，甘與羸國之王爭雄長也。夫使南越之不得早為中邦，漸被聖化，至漢興七十有餘載，始入版圖，

佗誠越之罪人也。

## 三關

湟溪、陽山、湟口皆有秦關，名曰三關。清遠、滙口亦有之。蓋粵東要害，首在西北，故秦所置三關皆在連州之境，而趙佗分兵絕秦新道亦在焉。佗既絕新道，於仁化北一百三十里，即今城口築城，以壯橫浦。於樂昌西南二里，上抵瀧口築城，以壯湟溪。蓋仁化接壤桂陽，樂昌接壤郴州，當時東嶺未開，入粵者多繇此二道。即使南安有守，而精騎間道從郴、桂直趨，可以徑薄韶陽，橫斷南北，此佗設險之意也。或曰樂昌古城，任囂之所築。其在隔河二里之城，乃佗所築，以夾武溪之水者。蓋自宜章而下，三瀧水最湍急，舟可兩日至韶，二城夾扼瀧口，則西北之要害據矣。自韶至英德，水路一日，故佗又築萬人城於湞水也。伏波出桂陽，下滙水為奇兵，即此道也。樓船出豫章，下橫浦為正兵，其道直，無瀧水之險，故先至。攻陷尋陝，伏波從衡嶽而下，道遠，亦以二城夾扼，費攻堅之力，故後期也。武帝平南粵，以曲江、湞陽、洭湟三縣屬桂陽郡，隸荊州，所以抉粵之門戶，為犬牙參錯，意深哉！

## 海門

南海之門最多。從廣州而出者曰虎頭門，最大。小者曰虎跳，曰雞踏，曰雞蹄，曰三門，曰東洲，此中路之海門也。從東莞而出者曰南亭，從新安而出者曰小三門，曰屯門，曰急水，曰中門，曰鯉魚，曰雙箸，曰南佛堂，曰北佛堂。從新寧而出者，曰大金，曰小金，曰寨門，曰官門。從惠來而出者曰甲子，從潮陽而出者曰河渡，從澄海而出者曰水吼，此東路之海門也。從新會而出者曰崖門，曰松柏，從順德而出者曰黃楊，從香山而出者曰金星，曰上十字，曰下十字，曰馬騮，曰黃麞。從吳川而出者曰限門，從海康而出者曰白鴿，此西路之海門也。凡三路，東起潮州，西盡廉，南盡瓊、崖，皆有水寨以守。水寨在潮者曰柘林，在惠曰碣石，在廣曰南頭，在高、肇慶曰恩陽，在雷曰白鴿，在瓊曰白沙，凡六寨。六寨之信地，其港深者，在南頭有屯門、佛堂，在柘林有東山、下河渡，在恩陽有神電、馬騮，在白鴿有北隘頭，可泊大船。餘則港淺，洋中皆有暗沙，大船不利。在白沙有清瀾，可泊大船。若白沙與萬州，其港亦淺，鬼叫門亦有暗沙。在碣石有白沙湖，可泊大船。餘港多外淺內深，難於出入。碣石衛則海石嵯岈，船易衝磕。甲子門其港亦淺。蓋海防甚難，一遇颶風，船無灣泊之所，每多覆溺，船少又難以戰守，故必量各寨廣狹置船，多為之備。

## 虎頭門

廣州山有三路，分三門，而以大庾為大門。海亦有三路，分三門，而以虎頭為大門。虎頭者，天地之陽氣所從入，劉安所謂陽門也。地體陽而用陰，海者地之宗，故祀南海神於虎頭門之陰。門在廣州南，大小虎兩山相束，一石峰當中，下有一長石為門限，潮汐之所出入，東西二洋之所往來，以此為咽喉焉。出虎頭咫尺，則萬里天險，與諸番共之，諸番非表而吾非裏也。大唐之地止乎此，然止而不止，天下山川之氣亦止乎此，然止而不止。止者地之勢，而不止者天之行也。自虎頭而入為濫口，次曰大濫，又次曰二濫，至濫尾則為波羅之江。予家在其上，終歲間南風多而不大熱，以海水盛也。北風多而不大寒，以山火盛也。蓋得安居之樂焉。

## 厓門

厓門，在新會南，與湯瓶山對峙若天闕，故曰厓門。自廣州視之，厓門西而虎門東，西為西江之所出，東為東北二江之所出，蓋天所以分三江之勢，而為南海之咽喉者也。宋末陸丞相、張太傅，以為天險可據，奉幼帝居之，連黃鵠、白鷁諸艦萬餘，而沉鐵碇于江，時窮勢盡，卒致君臣同溺。從之者十餘萬人，波濤之下，有神華在焉。山北有一奇石，書「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」十二字。御史徐瑁惡之，命削去，改書「宋丞相陸秀夫死於此」九字。白沙先生謂當書「宋丞相陸秀夫負帝沉此石下」，瑁不能從。光祿郭棐謂，如白沙者，則君臣忠節胥備，其有關於世教更大。而予則欲書「大宋君臣正命於此」。凡八字，未知有當於書法否。

## 甲子門

甲子門，距海豐二百五十里，為甲子港口，有石六十，應甲子之數。又有奇石十八，屹立如人。宋承奉郎范良臣，常刻「登瀛」二字於石，取十八學士之義。景炎元年，端宗航海而至，良臣給軍食三日，留帝像登瀛石上，今石中像端然臨者，帝也，跪而進食者，良臣也。予銘其上云：「天留一石，以作天家。君臣遺影，苔蝕如霞。蕪蔓之飯，化作瓊沙。銜珠青鳥，以瘞重華。」

## 澳門

凡番船停泊，必以海濱之灣環者為澳。澳者，舶口也。香山故有澳，名曰浪白，廣百餘

里，諸番互市其中，嘉靖間，諸番以浪白遼遠，重賄當事求蠔鏡為澳。蠔鏡在虎跳門外，去香山東南百二十里，有南北二灣，海水環之，番人於二灣中聚衆築城，自是新寧之廣海、望峒、奇潭，香山之浪白、十字門，東莞之虎頭門、屯門、雞棲諸澳悉廢，而蠔鏡獨為舶藪。自香山城南以往二十里，一嶺如蓮莖，逾嶺而南，至澳門則為蓮葉。嶺甚危峻，稍不戒，顛墜崖下。既逾嶺，遙見海天無際，島嶼浮青，有白屋數十百間在煙霧中，斯則澳　　所居矣。六十里至關，關外有番百餘家，一寨在前，山巔有參將府，握其吭，與澳對峙。澳南而寨北，設此以禦澳奸，亦所以防外寇也。初至一所曰青洲，林木芊鬱，桄榔、檳榔之中為樓榭，差有異致。又十里至澳，澳有南臺、北臺，臺者，山也。以相對，故謂澳門。番人列置大銅銃以守。其居率為三層樓，依山高下，樓有方者、圓者、三角者，六角、八角者，肖諸花果形者，一一不同，爭以巧麗相尚。己居樓上，而居唐人其下，不以為嫌。山頂有一臺，磴道橫貫，常登以望舶。其麓有東望洋寺、西望洋寺。中一寺曰三巴，高十餘丈，若石樓，雕鏤奢麗。奉耶蘇為天主居之，僧號法王者司其教。凡番人有罪至寺，法王不許懺悔，即立誅斬。許懺悔，則自以鐵鉤鉤四體，血流狼藉，以為可免地獄之患。男女日夕赴寺禮拜，聽僧演說。寺有風樂，藏革櫃中不可見，內排牙管百餘，外按以囊，噓吸微風入之，有聲嗚嗚自櫃出，音繁節促，若八音　　宣，以合經唄，甚可聽。有玻黎千人鏡懸之，物物在鏡中。有多寶鏡，遠照一人作千百人，見寺中金仙，若真千百億化身然者。有千里鏡，見三十里外塔尖，鈴索宛然，字畫橫斜，一一不爽。月中如一盂水，有黑紙渣浮出，其淡者如畫中微雲一抹，其底碎光四射，如紙隔華燈，紙穿而燈透漏然。有顯微鏡，見花鬚之蛆，背負其子，子有三四。見蟣虱毛黑色，長至寸許，若可數。又有自鳴鐘、海洋全圖、璿璣諸器。花則貝多羅、丁香，禽則紅白鸚鵡、么鳳、倒掛，獸則獿　　、短狗以為娛。人以黑氈為帽，相見脫之以為禮，錦　　裹身，無襟袖縫綻之製。腰帶長刀，刀尾拖地數寸，劃石作聲。其髮垂至肩，紺綠螺蜷，鬍如也。面甚白，惟鼻昂而目深碧，與唐人稍異。其侍立者，通體如漆精，鬚髮蓬然，氣甚腥，狀正如鬼，特紅唇白齒畧似人耳。所衣皆紅，多羅絨、辟支緞，是曰鬼奴。語皆侏　　不可辨，每晨食必擊銅鐘，以玻璃器盛物，薦以白氈布，人各數器，灑薔薇露、梅花片腦其上。坐者悉寘右手褥下不用，曰：此為觸手，惟以溷。食必以左手攫取。先擊生雞子數枚啜之，乃以金匕割炙，以白氈巾拭手，一拭輒棄置，更易新者。食已皆臥，及暮乃起，張燈作人事。所積著西洋貨物，多以婦人貿易，美者寶鬘華褵，五色相錯，然眼亦微碧。彼中最重女子，女子持家計，承父資業。男子則出嫁女子，謂之交印。男子不得有二色，犯者殺無赦。女入寺，或惟法王所欲，與法王生子，謂之天主子，絕貴重矣。得一唐人為婿，舉澳相賀，婿欲歸唐，則其婦陰以藥黧黑其面，髮卷而黃，遂為真番人矣。澳人多富，西洋國歲遣官更治之，諸舶輸珍異而至，雲帆蹔風，萬里倏忽，唐有司不得稽也。每舶載白金鉅萬，閩人為之攬頭者分領之，散于百工。作為服食器用

諸淫巧以易瑰貨，歲得饒益。向者海禁甚嚴，人民不得通澳，而潘王左右陰與為市，利盡歸之，小民無分毫滋潤，今亦無是矣。

## 南澳

南澳在饒平東南二百里，蓋海中之山，而潮之邊幅，全粵之東蔽也。地周三百餘里，中分四澳。東折為青澳，風濤險惡，泊舟者患之。西折為深澳，環以黃、赤二嶼，一口裁通，可容千艘。而隆澳其門戶也。其曰錢澳，則宋帝所嘗駐蹕。是為四澳。錢澳有洲曰辭郎，景炎元年，帝舟遷于甲子門，邑人張達率義徒扈從，其妻陳璧娘送之至此，故曰辭郎。其名甚悲，夫婦之義，蓋與此洲而長存焉。洲之青徑口，有陸丞相疑墓及丞相母趙氏太夫人墓、少子九郎墓。周弘禴詩：「身死厓山勤少帝，魂歸南澳戀慈闈」是也。其曰沙園者，有學士館遺基，蓮花石磉高丈許。海涯有太子樓，壘石為之，旁有行宮及指揮司甬道。區區尺土，在波濤浩渺之中，為閩越閏餘地，天偶忘之，故患難君臣得以相保須臾耳。噫！

## 銅柱界

欽州之西三百里，有分茅嶺。嶺半有銅柱，大二尺許。《水經注》稱：馬文淵建金標，為南極之界。金標者，銅柱也。林邑記云：建武十九年，馬援植兩銅柱于象林南界，與西屠國分疆。銘之曰：「銅柱折，交趾滅。」交趾人至今怖畏。有守銅柱戶數家，歲時以土培之，僅露五六尺許。銅柱不一，考唐、晉皆立銅柱，馬援所立，在林邑南大浦，其銅柱五。唐開元時，何履光以兵定南詔，取安寧城及鹽井，復立銅柱。其後安南都護張舟，立銅柱。元和中，馬總為安南都護，又立二銅柱於漢故處。鑱著唐德，以名伏波之裔。晉天福五年，楚馬希範平羣蠻，自謂伏波子孫，立二銅柱于溪州。銅柱故不一。馬援所立在林邑，則分茅嶺銅柱，必馬總之遺也。今人但知為馬援銅柱，豈以後人所立，亦即前人之所立乎？然柱之以銅何也？吾粵不多產銅，而伏波所為銅物，處處多有。吾意古時蠻里多以銅為兵，伏波既平交趾，或盡收其兵銷鎔，既鑄銅柱五以表漢疆。又為銅船五、銅鼓數百枚，徧藏於山川瘴險之間，以為鎮蠻大器。於欽州北，又鑄銅魚為竇，今有銅魚之山焉。而伏波善別名馬，又嘗以銅鑄馬式上於朝，而合浦之北銅船湖，復有一大銅牛，時浮出水。橫州烏蠻灘，亦有銅船，每風雨晦冥，有銅蒿、銅槳衝波而出，聲若震雷，舟人往往見之，是皆銅之物也。伏波故有神靈，為徼外蠻酋所畏，自漢至今，恪遵約束，歲時臕臘，或祭銅柱于西屠，或祠銅船于合浦。其涉烏蠻之灘，渡朱厓、儋耳之海者，亦必精心祈禱，乃得安流。今雖山川移易，銅柱湮沉，而蠢爾跋　　，猶惴惴

然以遺懺為憂，不敢埋沒故跡，蓋震懾將軍之威靈若此。吾觀交阯之山，其脈發自貴州，貴州為川之餘，其山自巴蜀而來，大率過龍，如波濤萬疊，奔騰不止，直至交趾而後結成國土。雲南為其後門，廣西為其前戶，東界則廣東欽州也。其地城郭不完，兵止徒卒，器止交槍，絕無中國長技。向者乘我艱危，阻絕天使，某將軍以數百騎突之，　　椎數萬，踉蹌潰走。所乘象，聞叢雷大砲，亦輒崩奔，其脆弱可見矣。漢棄朱厓，今朱厓為文物澳區，名公卿比肩而出。明棄交趾，使銅柱舊封，日淪異域。極目關河，非復元封、建武之盛。使有伏波其人者出，安知不可蕩平，復為衣裳禮樂之地耶！霍尚守云：永樂中討平陳氏，收復交南，千載之奇勛也。倘於斯時，地瀕廣東者，割二三郡隸之。瀕廣西者，亦割二三郡隸之。各置大帥，屯重兵，以分其勢，命張英公世鎮，如沐西平故事，交趾之境，豈不若泰山而四維之哉！馬騏貪暴，而釀禍於先。王通棄地，而委弱於後。柄國者復執賈捐之之說，於是封疆竟歸黎利矣。嘉靖中，黎、莫變生，廷議征討，文敏公欲遣大司馬按兵境上，詔諭交人，以郡歸者授之郡，以州歸者授之州，使人自為守，若廣西之土官然，可不血刃而定。湛文簡權論亦如此，人咸惜其議不行云。且夫交趾其為郡十七，為州四十有七，為縣一百五十有七，歲入司農一千三百六十餘萬，舉閩、廣、滇、黔之賦，猶不足以當之。乃宣德初，當國者棄若弁髦，且旋師倉卒，曾不少待，使中國官吏工商，淪陷異類，無慮數十萬，計亦左矣。豪傑之士，惡得不以此為痛恨哉！

考伏波銅柱，一在欽州東界，一在憑祥州南界，三在林邑北為海界，五在林邑南為山界。林邑者，秦之林邑縣，地屬象郡，漢之象林縣，屬日南郡者也。自伏波削平其地，至後漢末，有區連者，殺縣令自號為王。連死，外孫范逸代立。逸死，奴范文篡位，攻並旁國，及日南郡據之。文死，子佛立，猶屯日南。晉九真太守灌邃，率兵討佛，走之，追至林邑。今橫州東三十里有地曰平佛，疑即灌邃戰勝處。其後隋文帝平陳，乃遣行軍總管劉方擊之，其王范志，率蠻徒乘象而戰，大敗走。方入其都，護廟主十有八枚，皆鑄金為之，蓋有國十八葉矣，此亦一小南越也。尉佗王後，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，而林邑自桓、靈之季至隋，乃得下有八傳，蠻酋之力，其亦強盛也哉！《赤雅》云：林邑王范文，本牧羊奴，於澗中得二鱧魚。欲私食，郎知撿求之。文曰：非魚，礪石也。郎至，魚化為石，其質如鐵。文異之，就冶作刀，刀成，舉之向石祝曰：文當有國，石即中開。石破，遂王林邑。子孫寶之，以魚刀比之斬蛇劍云。林邑即越裳，今曰占城，在厓州之南，風順一二日可至。丘文莊言：昔史臣紀禹貢山川，而終以聖化所至。其東、西、北皆以地言，至於南，獨言其方。蓋以聖人體天為治，面之所向，目之所視，其明德之光被，初不可以地里限計也。數千年以來，三方皆未嘗越之而有加，惟南則日闢日遠，崖州在當時遠在荒服之外，今既開拓為提封，則占城他日安知不復為吾郡縣之地耶！去崖州南六百里即占城，每南風順，聞占城雞聲如洪鐘，自海外悠揚而至，其近若斯。瓊、

崖屏障廣東，占城亦可以屏障瓊、崖者也。

## 河南

廣州南岸有大洲，周迴五六十里，江水四環，名河南。人以為在珠江之南，故曰河南，非也。漢章帝時，南海有楊孚者，舉賢良，對策上第，拜議郎。其家在珠江南，常移雒陽松柏種宅前，隆冬蜚雪盈樹，人皆異之，因目其所居曰河南，河南之得名，自孚始。嶺南天暖無雪，而孚之松柏獨有雪，氣之所召，無間遠邇。雪其為松柏來耶，為孚來耶？予詩云：「能將北雪為南雪，為有蒼蒼自雒來。松柏至今雖已盡，花田嘗見雪花開。」花田者，河南有三十二村，舊多素馨，花時彌望如雪，故云。

孚字孝元，其宅在河南下渡頭村。越本無雪，至是乃降於孚所種雒陽五鬣松上，可謂異矣。唐許渾詩：「河畔雪飛楊子宅，海邊花發粵王臺。」有張瓊者，嘗掘地種萋，得一磚云楊孝元宅。瓊異之，因號南雪。

## 安瀾門地

會城南，有安瀾門。其地自偽南漢時，從百寶水浮來，上有田，禾苗方茂，其主以為天賜，甚喜。識者謂地宜靜定不宜動，一旦浮至，在水旁而有米有田，於字惟潘，禾者五穀之美，其必有姓名潘美者來獲斯土乎？未幾，宋太祖遣潘美平粵，符其兆焉。

## 西塲

陸賈初至南越，築城於番禺西澨以待佗，名曰陸賈城。其遺基在郊西十里，地名西塲，一曰西候津亭。出城凡度石長橋一、短橋二，乃至。予之生實在其地，所居前對龜峰，後枕花田，白鵝潭吞吐其西，白雲山盤迴其東。泉甘林茂，有荔支灣、花塢、藕塘之饒，蓋賈之所嘗經營者也。其湯沐在錦石之山，其魂魄或嘗游此。予嘗欲以宅地作賈祠，私俎豆之。

## 陳村

順德有水鄉曰陳村，周迴四十餘里，涌水通潮，縱橫曲折，無有一園林不到。夾岸多水松，大者合抱，枝榦低垂，時有綠煙鬱勃而出。橋梁長短不一，處處相通，舟人者咫尺

迷路，以為是也，而已隔花林數重矣。居人多以種龍眼為業，彌望無際，約有數十萬株。荔支、柑、橙諸果，居其三四。比屋皆焙取荔支、龍眼為貨，以致末富。又嘗擔負諸種花木分販之，近者數十里，遠者二三百里。他處欲種花木及荔支、龍眼、橄欖之屬，率就陳村買秧，又必使其人手種搏接，其樹乃生且茂。其法甚秘，故廣州場師，以陳村人為最。又其水雖通海潮，而味淡有力，紹興人以為似鑑湖之水也，移家就之，取作高頭豆酒，歲售可數萬甕。他處酤家亦率來取水，以舟載之而歸，予嘗號其水曰「釀溪」。有口號云：「龍眼離支十萬株，清溪幾道繞菰蒲。浙東釀酒人爭至，此水皆言似鑑湖。」又云：「漁舟曲折隻穿花，溪上人多種樹家。風土更饒南北估，荔支龍眼致豪華。」

## 茭塘

茭塘之地瀕海，凡朝虛夕市，販夫販婦，各以其所捕海鮮連筐而至甿。家之所有，則以錢易之。蛋人之所有，則以米易。予家近市亭，頗得厭飫，嘗為漁者歌云：「船公上檣望魚，船姥下水牽網。滿籃白飯黃花，換酒洲邊相餉。」又云：「鱔多烏耳，蠔盡黃膏。香粳換取，下爾春醪。」

## 沙貝

增城者，五嶺山水之叢。蓋大庾西來，繇韶、英德、番禺至增城而止。羅浮東來，繇汀、惠、博羅至增城而止。北江自南雄北來，繇韶、英德趨虎門而入海。東江自惠東來，繇龍門、博羅趨虎門而入海。甘泉湛公，世增城之沙貝，前對虎門，為山水滙會之區。語曰：「山川孕靈，不其徵歟！」大抵中原之山，至嶺而窮，至虎門而益窮。其水亦然。然而窮之所在，大通以之。予嘗欲移居沙貝，以翕受地靈，且所產多荔支異種，與香柚、甘蕉之美，實野人樂志之勝區也。况予沙亭鄉去沙貝僅五十里，扁舟乘潮，半日可至。沙貝在扶胥之北，沙亭在南，或渡江先至南海神祠，從祠外東行三十里即至。有湛子釣臺，在于江曲。五湖煙水一亭，在于林間，前賢之流風，悠然其未遠也。昔白沙以江門釣臺授甘泉，而甘泉以蒲葵笠與弼唐以為傳道之契。予亦垂竿人也，先哲神明，其必有以默相予哉！

## 梅村

梅村，在翁源縣北三十里。自梅鋗至越，而嶺有梅嶺。嶺之上有紅梅驛、紅梅村，翁源則有梅村，是皆鋗之湯沐地也。梅村有一巖，上隙通明，為宋進士梅鼎臣讀書之所。乾

道乙酉，梅氏舉族避寇巖中，寇以火煙薰之，僅一孕婦以口伏地得不死，產子名繼祖，實嗣梅氏。宣城、麻城，是其分支，蓋梅鋗之後裔云。鋗以兵從漢破秦，有大功德，子孫番衍有繇哉。

## 梅

自乳源治北行，出風門，度梯上、梯下諸嶺，磴道嶮巇，尺寸斗絕，民懸居崖壑之間。有出水巖、雙橋、梅花、　　水四處尤險。其險皆在石，石之氣，使人多力而善鬬，跳盪而前，無不以一當十。以石為盾，火為兵，雖猺蠻亦畏憚之，勿敢與爭。子生八九齡，即以鳥鎗、鹿鐵教之，發必命中。予詩：「人人持鹿鐵，處處見熊伸。」

## 洸口

自英德南山寺，沿城西北行，一路清溪細流，隨人縈折。路皆青石甃砌，泉水浸之，人家各依小阜以居。茅屋周圍，有石筍千百叢，與古木長松相亂。艸柔沙細，水影如空，薪女露趺，亂流爭涉，行者莫不踟躕其際。行數十里至洸口，山漸平豁。湛文簡嘗欲於此立石，刻衡嶽東門，以識重遊之路。有詩云：「洸口尋常路口，豈知衡嶽東門。」洸口為南楚咽喉，湟川、桂水之所會，宋設洭洸縣於此，米芾嘗為尉，有「寶藏」二大字刻石在焉。自洸口而上，皆高灘曲峽，直至連州，山水之最勝處也。

## 虛

粵謂野市曰虛，市之所在，有人則滿，無人則虛。滿時少，虛時多，故曰虛也，虛即廛也。《周禮注》云：廛，市中空地也，即虛也，地之虛處為廛，天之虛處為辰，辰亦曰躔，其義一也。葉石洞云：昔者聖人日中為市，聚則盈，散則虛，今北名集，從聚也。南名虛，從散也。商征而市井之租不入於少府，或封君湯沐邑，自開阡陌，豈惟爰田，市亦非縣官矣。豪殖之徒，役財兼并，以武斷于鄉曲，恣睢圉敔，擅管山海之利。故先仁義，後爭敔，上教化，下貨賄。公利于人而惡其私于己，莫善于東莞之章村。章村有虛，為肆若干，或肆有常人，或肆有常人無常居。十日為三會，坐肆之租有常，負戴提挈貿于涂者無常，薄取之，歲入若干緡。會民讀法，春秋賽祠，問高年，賓髦士，凶荒祈望，一歲經費皆取給焉。粵之虛，立法惟章村善。

## 四市

東粵有四市：一曰藥市，在羅浮沖虛觀左，亦曰洞天藥市。有擣藥禽，其聲玎瑝如鐵杵臼相擊。一名紅翠，山中人視其飛集之所，知有靈藥，羅浮故多靈藥，而以紅翠為導，故亦稱藥師。一曰香市，在東莞之寥步，凡莞香生熟諸品皆聚焉。一曰花市，在廣州七門，所賣止素馨，無別花，亦猶雒陽但稱牡丹曰花也。一曰珠市。在廉州城西賣魚橋畔，盛平時，蚌殼堆積，有如玉阜。土人多以珠肉餉客，雜薑齏食之，味甚甘美，其細珠若粱粟者，亦多實於腹中矣。語曰：「生長海隅，食珠衣珠。」粵東所在，頗多難得之貨。士大夫逾大庾而南，罕有不貪婪喪其所守。濠畔之肆，佛山、澳門之肆，其為靈臺之蝥賊者不可數計。噫！

新興村落

新興村落，多以雲為名。東有雲盞，西南有雲稠，正西有雲秋、雲蕪，西北有雲洞，正北有雲座、雲吟、雲山、雲硬，東北有雲敏、雲河、雲禮、雲羅、雲端、雲右。山則有雲斛，在縣北一十五里，高百餘仞，巖谷幽深，歲旱禱之，石中泉出即雨。有雲秀，在縣東南四十里，常有五色雲見。有曰雲幹，在縣西，高二百餘仞，直如木幹，上聳雲霄，下有桄榔古寺。蓋新興在萬山中，其地多雲，居人所見無非雲。雲之靜者為山，山之動者為雲，雲與山一也。地在山中，不以山名，而多以雲名，從其動而能變者也。

珠璣巷

吾廣故家望族，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。蓋祥符有珠璣巷，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，至止南雄，不忘榆所自，亦號其地為珠璣巷。如漢之新豐，以志故鄉之思也。

石涌

石涌在順德西南二十里。呂嘉敗時，與其王建德亡入海，伏波將軍路博德追至石涌，得嘉。今有橋在順德南門外，名伏波橋。有呂姓者，家其傍及石涌，云嘉之後。南越之亡以嘉，而土地人民得去蠻為華亦以嘉。

盧村

新興盧村，乃六祖生身之所，至今屋址不生草木。近其居者，毛髮稀禿，此地之不幸也。

## 雷州海岸

雷郭外，洋田萬頃，是曰萬頃洋。其土深而潤，用力少而所入多，歲登則粒米狼戾，公私充足，否則一郡告饑。然洋田中窪而海勢高，其豐歉每視海岸之修否。歲颶風作，濤激岸崩，鹹潮汎濫無際。鹹潮既消，則鹵氣復發，往往田苗傷敗，至于三四年然後可畊。以故洋田價賤，畊少。故修築海岸，最為雷陽先務。修之之法，分頃計方，每田一方，大約種稻百石，一石出夫一人。夫至百人，則領以岸長。秋成後，官督岸長，岸長督夫，以修所分得之岸。修之不已，約十年，積成丘阜，斯風潮之患永絕矣。雷地偏，民無生業，多半託命于田，而虞乾虞溢，莫東洋為甚。東洋田延袤數十里，大都資灌溉于羅湖、特侶二渠，藉捍禦于長堤、烏岸。修則穰，弛則荒，固往事之驗也。雷人馮彬有此說，有詩曰：「長堤隔斷鹹潮水，曲堰縈迴特侶泉。」羅湖者，西山諸流所滙，自宋時何、戴二太守築堤成湖，而開東西二閘，引水西流以溉白沙田，引水南流以溉東洋田，民大獲利。歲久湮塞，治雷者能以此為先務，則雷民其不饑矣。又潮稱海郡，海水鹹鹵，不宜於田。凡三農皆藉溪潭以收灌輸之功，水少則引之溉田，水多則泄之歸海，於是乎歲無澇旱，而田亦無荒廢。潮民之以水訟者比比矣，有司者當詢其利病以斷之。

## 沙田

廣州邊海諸縣，皆有沙田，順德、新會、香山尤多。農以二月下旬，偕出沙田上結墩，墩各有墻柵二重以為固。其田高者牛犁，低者以人秧蒔，至五月而畢，名曰田了，始相率還家。其傭自二月至五月謂之一春，每一人一春，主者以穀償其值。七八月時耕者復往沙田塞水，或塞筭箔，臘其魚、蝦、蟮、蛤、螺、　　之屬以歸，蓋有不可勝食者矣。其田皆一熟，或種秋分，或白露，或霜降，必兼種之。使自八月至十月，月月有收，其以八九月熟者曰小禾，秋分、白露、霜降等種是也。以十月熟者曰大禾，赤秈是也。沙田鹹鹵之地，多種赤秈，粒大而色紅黑，味不大美，亦名大秈，皆交趾種也。其黃秈、花秈，惟內地膏腴者多種。禾既穫，或貯墩中，或即舟載以返。盛平時，海無寇患，耕者不須結墩，皆以大船載人牛，合數農家居之。喪亂後，大船為官府所奪，乃始結墩地居。自癸巳遷海以來，沙田半荒，主者賤其值以與佃人，佃人耕至三年、田熟矣，又復荒之，而別佃他田以耕。蓋以田荒至三年，其草大長。佃人刈草以售，每一日之功，可充十日之食。又有魚、蝦、蟮、蛤、螺、　　之屬，生育其中，潮長輒塞筭箔取之，其利甚饒。草之未盡刈者，則燔以糞田，田得火氣益長苗，而田荒之至三年又復肥沃。故佃人每耕之三年，必荒之三年，不肯為田主長耕，如數納穀，此有沙田者之苦也。沙田既

多荒棄，於是賠賅虛糧，為累未已，而陰以其田賤賃於沙頭，有司捕問，則里長以沙頭告。沙頭乃上限狀於有司，請先輸糧而後穫。沙頭者何？總佃也。蓋從田主攬出沙田，而分賃與諸佃者也。其以沙田為奇貨，五分攬出，則取十分於諸佃，不俟力耕，而已收其利數倍矣。此非海濱巨猾不能勝任。當盛平時，邊海人以沙田而富，故買沙田者爭取沙裙。以沙裙易生浮沙，有以百畝而生至數百畝者。今則以沙田為累，半委之於莫可如何者矣。

粵之田，其瀕海者，或數年或數十年，輒有浮生。勢豪家名為承餉，而影占他人已熟之田為己物者，往往而有，是謂占沙。秋稼將登，則統率打手，駕大船，列刃張旗以往，多所傷殺，是謂搶割。斯二者，大為民害，順德、香山為甚。巖野先生嘗請著為令，凡浮生沙潬，悉以入官，官募民耕種，以其租為賑饑餉軍之需。如有能清察報聞者，與墾田同功。此則既絕爭端，又資國用，誠為長利之策。或曰：古時五嶺以南皆大海，故地曰南海。其後漸為洲島，民亦蕃焉。東莞、順德、香山又為南海之南，洲島日凝，與氣俱積，流塊所淤，往往沙潬漸高，植蘆積土，數千百每膏腴，可趼而待。而農民又輒於田邊築壩，以致封岸之田崩沒，而流其泥沙至壩，以為浮生，以故爭訟日甚，有司者每不能平。使能於沙田已報稅者，按籍給之。無籍者即沒於官，召民承買，而取其價以供公，斯則絕訟之術也。

香山土田凡五等。一曰坑田，山谷間稍低潤者，墾而種之，遇澇水流沙衝壓，則歲用荒歉。二曰旱田，高硬之區，潮水不及，雨則耕，旱乾則棄，謂之望天田。三曰洋田，沃野平原，以得水源之先者為上。四曰鹹田，西南薄海之所，鹹潮傷稼，則築隄障之，俟山溪水至而耕，然隄圮，苗則槁矣。五曰潮田，潮漫汐乾，汐乾而禾苗乃見。每西潦東注，流塊下積，則沙坦漸高，以薑艸植其上，三年即成子田，子田成然後報稅，其利頗多。然豪右寄庄者，巧立名色，指東謂西，母子相連，則橫截而奪之，往往構訟，至于殺人。其或子田新生者，田主不知多寡，則佃人私以為己有，有田而無稅，利之倖而得者也。故凡買潮田者，視其不至崩陷。而大勢又可浮生，雖重價亦所不辭矣。香山人但以田之納穀多少為度，不以畝為度，問其田若干，則曰納穀若干，不曰畝若干也。以故田主寄命於田客，田主不知其田之所在。惟田客是問，禮貌稍疏，其患有不可言者。田客者何？佃人也。

## 買官田

東莞袁伯益令南安，欲捐贖鍰買官田，田在某鄉，則以某鄉為倉，立倉長以司出入。春

夏青黃不接，米價高，則開倉發糶。其銀隨以買田，如官能於贖鍰外設法多買，上台量行獎勵，以示將來。官任其勞，上稽其力，十年之外，可使田穀如京，民無不足之患。

## 義田

湛文簡常設義田，族人冠、婚、喪葬者，讀書者，給穀有差。龐弼唐請分為三等，以田七十畝為上，五十畝為中，一二十畝為下。上者勿給，中者量給，下者全給。若田至三五頃以上，須每年量出租穀入於家廟，以助周急之需，庶所積厚而施無窮。

## 議建府縣治

清遠向稱寇盜淵藪，龐惠敏公有疏，謂清遠當蕭梁時，嘗建為郡，乃全省西北之要衝，而韶、廣二州之襟喉也。據其形勢，宜於此增設一府，而割廣之連州、陽山、連山，肇慶之四會、廣寧，梧之懷集隸之。又移連山一縣於洸口，以扼上遊，而堵截傜賊渡水之路，則南雄、韶可以無虞。如懷集有言，則以肇慶之開建易之。蓋開建與賀切鄰，去梧甚近，且田糧戶口相當，宜無不可。夫惟設一府治，控山帶江，與廣、韶相望，勢如常山之蛇，上足增西北之門戶，下足樹東南之屏蔽，斯亦久安長治之計也。又肇慶當兩粵衝，大司馬節鎮之所，環郡阻山，獨陽江一面瀕海。西枕高涼，引四郡，通交南，孤懸海上，錯列於神、電、廣、海之間，去郡五六百里，議者亦欲別立郡治。又嘉桂嶺去會城之北二百餘里，當番禺、南海、三水適中，連接從化、清遠山峒，為盜賊往來衝要。隆慶間，何端恪、王青蘿同遊中洞、王蕊諸山，見嘉桂雙峰獨秀，其地在萬山之中，盤據五邑之界，雲巒環抱，土田衍平，風氣聚而海潮通，可以建城立縣，控製要害，安戢峒蠻，為保障一方之利。昔人謂治廣以狹，誠上策也。訂議多年，以浮論而止。為劇寇巢穴，直至於今。又新會多盜，有議者欲因倉步舊城，益以新會之古博、平康，新興之雙橋，置縣，招集流亡，復裏甲。又有議者，欲復高涼舊縣於電白廢基，以控諸寨，衛府城。又謂博白縣介高、廉二州之間，自石城至合浦，陸程五百餘里，往來不易，欲以肇慶之開建易博白，在梧、肇慶不為損，在廉則甚利。此皆經略之上策。

## 開拓黎地

瓊之地，譬之人身。黎岐，心腹也，州縣，四肢也，心腹之疾不除，勢且浸淫四肢，而為一身之患。黎之為害何以異？自昔以來，叛服無常，始之萌芽不折，終則斧斤尋之。明興百餘年，以大征見者凡三，其間近者十數年，遠者四五十年，輒復蠢動，黎情亦大

略可知矣。海忠介言，黎峒其地四方僅可三四百里，不能及羅旁三之一，誠能以兵三五萬縱橫其中，勢同壓卵。蕩平之後，伐山開道，立州縣以治之，移一二屯所，若南流、青寧等處以守之，不過數年，可使盡入版籍，化為編民。斯亦王者無外之舉也。

## 禁鑿石礪

廣州東有石礪山，在澶洲之下，虎門之上，高數十丈，廣袤數百頃。其勢自大庾而來，一路崇岡疊嶂以千數，如子母瓜瓞，累累相連。人村大者千家，小者數百。自廣州治至茭塘，大嶺凡百餘里，皆在瓜蔓之中，互相鉤帶，或遠或近，或合或離，血脈一一相貫，以受地靈蜿蜒磅礴之氣。山至虎門，則聳為大獸者五，以收海口而控下關。有一浮蓮塔，上矗雲霄，與赤岡、澶洲二塔東西相望，為牂牁大洋之捍門，南越封疆之華表，蓋一郡風水之所係焉者也。比者奸徒盜石，群千數人於其中，日夜錘鑿不息。下至三泉，中訇千穴，地脈為之中絕，山氣為之不流。一峰之肌膚已剝，一洞之骨髓復窮，土衰火死，水泉漸焦，無以興雲吐雨、滋潤萬物而發育人民。此愚公之徙太行而山神震懼，秦皇之穿馬鞍而山鬼號哭者也。崇禎間，嘗勤有司之禁，所以為天南培植形勢，其意良厚。今宜復行封禁，毋使山崩川竭，禍生災沴，是吾桑梓之大幸也。

## 遷海

粵東瀕海，其民多居水鄉，十里許，輒有萬家之村，千家之砦。自唐、宋以來，田廬丘墓，子孫世守之勿替，魚鹽蜃蛤之利，藉為生命。歲壬寅二月，忽有遷民之令，滿洲科爾坤、介山二大人者，親行邊徼，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里，以絕接濟台灣之患。於是麾兵折界，期三日盡夷其地，空其人民，棄貲攜累，倉卒奔逃，野處露棲。死亡載道者，以數十萬計。明年癸卯，華大人來巡邊界，再遷其民。其八月，伊、呂二大人復來巡界。明年甲辰三月，特大人又來巡界，遑遑然以海邊為事，民未盡空為慮，皆以台灣未平故也。先是，人民被遷者以為不久即歸，尚不忍舍離骨肉。至是飄零日久，養生無計，於是父子夫妻相棄，痛哭分攜，斗粟一兒，百錢一女，豪民大賈，致有不損錙銖，不煩粒米，而得人全室以歸者。其丁壯者去為兵，老弱者展轉溝壑，或合家飲毒，或盡帑投河。有司視如螻蟻，無安插之恩，親戚視如泥沙，無周全之誼。於是八郡之民，死者又以數十萬計。民既盡遷，於是毀屋廬以作長城，掘墳塋而為深塹，五里一墩，十里一台，東起大虎門，西迄防城，地方三千餘里，以為大界。民有闌出咫尺者，執而誅戮，而民之以誤出牆外死者，又不知幾何萬矣。自有粵東以來，生靈之禍，莫慘於此。戊申三月，有當事某某者，始上展界之議。有曰：東粵背山而海，疆土褊小。今概於海瀕之鄉，一

遷再遷，流離數十萬之民，歲棄三千餘之賦。且地遷矣，又在在設重兵以守，築墩樓，樹樁柵，歲必修葺，所費不貲，錢糧工力，悉出閭閻，其遷者已苦仳離，未遷者又愁科派。民之所存，尚能有十之三四乎？請即弛禁，招民復業，一以補國用，一以蘇民生，誠為兩便。於是子遺者稍稍來歸，相慶再造，邊海封疆，又為一大開辟焉。

## 大小箍圍

下番禺諸村，皆在海島之中，大村曰大箍圍，小曰小箍圍，言四環皆江水也。凡地在水中央者曰洲，故諸村多以洲名。洲上有山，煙雨中望之乍斷乍連，與潮下上，予詩：「洲島逐潮來。」

## 珠璣巷名

珠璣巷得名，始於唐張昌。昌之先，為南雄敬宗巷孝義門人。其始祖轍，生子興，七世同居。敬宗寶曆元年，朝聞其孝義，賜興珠璣絛環以旌之。避敬宗廟諡，因改所居為珠璣巷。予沙亭始祖迪功郎諱禹勤，初從珠璣巷而至。族譜云：「南屈珠璣實始遷。」

## 茶園

嶺南香國，以茶園為大。茶園者，東莞之會，其地若石涌、牛眠石、馬蹄岡、金釵腦、金桔嶺諸鄉，人多以種香為業。富者千樹，貧者亦數百樹。香之子，香之萌蘖，高曾所貽，數世益享其利。石龍亦邑之一會，其地千樹荔，千畝潮蔗，橘、柚、蕉、柑如之。篁村、河田甘薯，白、紫二蔗，動連千頃，隨其土宜以為貨，多致末富。故曰：「嶺南之俗，食香衣果。」

## 永安縣

自歸善水東，溯東江而行，凡三日，至苦竹泓。取轎歷橋田、月角嶺至義容屯，涉溪四五，夕宿寬清溪砦。次日曆員墩、白溪，上嶺者六七，涉溪十有二三，嶺路逼仄，皆蛇盤。沿溪以行，或在溪左，或溪右，穿竹披茅，霧露沾濕，至午嵐氣不開，鬱燠蒸人，甚苦之。一路山谷間皆茅屋，或一二家，或十餘、二十餘家。高者曰砦，平者曰圍，或曰樓。或在山絕巔，或在隘口，一徑微通，一夫可守，皆絕險。自白溪以東，道旁多古鬆，樵火所燔，膏液迸注，往往凝結成芝菌，大者如盤，色瑩白。鬆或被斫伐橫臥，鱗

甲四散，磴道多為所礙。至林田，漸有大村，高下棋列，稻田隨山勢開墾，徂夷相半，多狹長細令，無有方廣至數十畝者。十里間兩涉秋鄉江，至鐵潭渡抵縣。縣所處稍卑，丹嶂宮之。嶂者何？蓋於諸山傑出，最高大，如屏障橫空，故曰嶂。其最著者，如羊角、燕尾、雞冠，以形名。白葉、簾紫、烏禽，以五色名，雞公、鹿母、黃獐、鹿麻，以鳥獸名。柏樹、柏興、漆木、黃草、黃花，以草木名。餘如天字、寶峒、描眉、上瀨、寶山、企壁、吹螺、茅灘等，凡分三紀，其名一一皆美，狀亦奇秀。而雞冠嶂當予所居紫金書院前，大小為峰者八九，色丹紫多變，煙翠欲流，尤可愛。羊角嶂南當學宮，其旁一峰，與縣庭相直，名文筆。銳而不高，縣中士夫倘能人以一罌一甕實土覆其上，立可培高數丈，勢益峭拔矣。縣境多水，水從諸嶂而出，大小皆數百折。大者為江，江有五，以為之經。小者為溪，為坑澗，凡百餘道，為之緯。四面爭流，或分或合，而秋鄉江最長，自火帶逕以下二百餘里，皆號秋鄉江，納小水三十有八，自南而北而西，又而南而西以入東江。使從城南鐵潭口至牙溪以下，稍疏浚之，排其閟沙，燔其礧石，使灘瀧三百六十，一無所阻，三篷、四篷船子可通行，則穀賈四方輻輳而穀貴，穀貴則種佘者多，益盡地力，田雖稀少而佘多，無農不佘，則無山不為村落，縣之富庶，可計日而俟也。

## 永安三都

永安者，惠州府岩邑。先是，嘉靖三十九年，藍能賊長驅府之東郊，破湧口，旬日乃去，不能以一矢加遺。自是兩江群盜並興，彌滿歸善、長樂、海豐之間，大群數千人，小群數百，凡數十百群。執官吏，攻鄉保，齮齕墳墓，係累子女，屠戮人民，首身分離，暴骸骨於藪澤，假息城郭，不能盡去，高壘相守，往往陷沒，從衡六七百里，攻劫恣行。或至郊，乃遣一卒道歸，且行且劫，猥去爰處，上下相匿，以文辭避法，百姓咎々無所控訴。自萬曆初年，五軍合剿，賊乃蕩平。府以歸善秋鄉、鳳凰岡、磜頭等，違縣五日。海豐鵝埠嶺，違歸、海兩縣亦各二日。山海之寇、倏忽出沒。最要害，度地創縣控製便。南贛督府下其議，竟寢。葉春及謂，昔人論廣，以狹治之。廣中一縣，常五六百里，緩則不馴，急則嘯聚，未可歸之山川與有司綏撫失策也。賊不畏民，朝廷之畏官亦然。故賊鮮犯城，官惟城兢兢，民蔑如也。永安縣，民乃免於鋒鏑，咽而固有，食可廢哉！永安既縣，違惠州府城二百餘里，重蹙三日乃至，水行自倍，皆崎嶇萬山中。異時未縣，罪人藂來者鮮。龍蛇易生，盜賊蝟毛而起，其地然也。縣宜矣。縣有古名、寬得、琴江三都，幅員幾七百里，連峯復嶂盡其地，徯隧谿谾少夷衍，或二三十里無室廬，然地肥美，饒五穀，三都皆然。三都一曰「古名都」，自欖溪入，祚行二百里至火帶。自火帶以下皆秋鄉江，旁溪注之甚眾，水道紆曲，舟行半日。從陸以趨，尚不及數里云。兩山蹙遝，江流如線，樹木蔚薈，多鬱燠之氣。民皆佃作，地腴多穀，秋冬間，銜接漕歸，

水湍石徑，灘三百六十，乃至瀧頭。上益淺，不可漕，載不過十石。邑令常議疏浚之，排其填閼而鑿橫江之石，亦銳矣。春夏水漲，沙隨之行，石礧々京積，恐不能卒就也。圍子　　、李郊、苦竹、車峒間皆有傜，依憑崖谷，伐山而苗，熱草而播，患吾擾，彼不為患。一曰「寬得都」，北界河源，二合南趾、古名東入縣，而佛子凹綰轂其口。龍川江西下，都之門戶在焉。義容、神兩江皆皇流，衡貫都內入龍川江，而神江之源最遠，聚落數十，盤錯兩江間。被山排崎，豐草茂樹，散為夷陸，原隰衍沃，自昔以為上田。瀝口其望姓也。藍能作難，則柏埔不能安枕，桃子園阨塞，弄兵之民負焉。上下窖鐵冶，昔嘗鼓鑄，下鳳凰岡，隃梁化。因材於山，以入幕府佐饟。後賊大起，因之是懼，不敢言鼓鑄事矣。一曰「琴江都」，石馬西馳，突起雞公嶂，過芙蓉逕入都，白葉、簾紫、官山諸嶂，怵惕南走，隃貉獠坪至南嶺山漏裏，海豐、歸善之山，由此始矣。是為邑之脊旅。水東西分流，若兩脅然，西皆入秋鄉江，東會琴口入橫流渡。民務稼穡，饒積聚，有餘以出米潭、大梧至潮，上鎮、中鎮，其會也。上方近河源、密坑、海豐、長樂之間，逃軍坑直其下方。異時兩處礦開，奸民趨之，如水赴壑，則南嶺、赤溪以至上鎮，當其要道。日夜行劻々不絕，東與海、揭、程鄉地比，三縣盜起，不得安枕而臥矣。故昔壘寨，是都為獨多云。宋末文信國提兵至循，屯南嶺。南嶺信險固，不義之民，往往負之。乃設文武將吏，屯戍其地，今空壘矣。狡然思逞其凶，何日蔑有，其可忽諸。

## 火帶

火帶，在永安縣古名，距城四十里，一徑如帶，丹崖翠壁夾之，日射霜林，豔如火，故名火帶。永安景有火帶長林，火帶名亦佳。有詠者云：「逼側雙崖道，長林一帶紅。嶂從丹竹見，路向鷓鴣通。鳥語泉聲裏，人行樹影中。沿溪看不盡，恍與赤城同。」又有詠者曰：「石路紆回古木深，梁霜楓葉滿高岑。知誰昔日燒丹灶，一帶長林至今。」

## 秋鄉

秋鄉，在永安縣西南，川流自鐵潭渡彙合眾水，奔瀉而西，距城二百餘里為縣水口，合於大江，凡艘艇皆泊於此。怪石嶙峋，驚濤湍急，村燈漁火，隱映垂楊深竹之間。此地又多楓林，秋時葉丹，如火豔豔，一望燒空無際，絕與秋色相宜，故名秋鄉。予詩：「人家秋色在秋鄉。」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